

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前汉

通俗演义

下

东周渐衰，西秦崛起，战国七雄，攻战杀伐，秦
嬴政霸灭六国，把九州版图据为己有，自称『皇帝』，
『皇帝专制』四字，是笼罩全书之大宗旨。本书
采博收，将所有前汉治乱之大事，备载无遗。

蔡东藩

CAIDONGPAN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前汉

通俗演义

下

蔡东藩
CAIDONGFAN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史通俗演义: 全2册/蔡东藩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4. 3
(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ISBN 978 - 7 - 5068 - 3998 - 3

I. ①明… II. ①蔡… III. ①章回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04520 号

明史通俗演义

蔡东藩 著

图书策划	武 斌 崔付建
责任编辑	许艳辉
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52257143(总编室) (010)52257153(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960 毫米 1/16
字 数	640 千字
印 张	40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68 - 3998 - 3
定 价	76.00 元 (上、下)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 一 回	揭史纲开宗明义	困涸辙避难为僧	1
第 二 回	投军伍有幸配佳人	捍孤城仗义拯主帅	7
第 三 回	攻城掠地迭遇奇材	献币释嫌全资贤妇	13
第 四 回	登雉堞语惊张天佑	探虎穴约会孙德崖	19
第 五 回	郭家女入侍濠城	常将军力拔采石	25
第 六 回	取集庆朱公开府	陷常州徐帅立功	31
第 七 回	朱亮祖战败遭擒	张士德紮归绝粒	37
第 八 回	入太湖廖永安陷没	略东浙胡大海荐贤	43
第 九 回	刘伯温定计破敌	陈友谅挈眷逃生	49
第 十 回	救安丰护归小明王	援南昌大战伪汉主	55
第 十 一 回	鄱阳湖友谅亡身	应天府吴王即位	60
第 十 二 回	取武昌移师东下	失平江阖室自焚	66
第 十 三 回	檄北方徐元帅进兵	下南闽陈平章死节	72
第 十 四 回	四海归心诞登帝位	三军效命直捣元都	78
第 十 五 回	袭太原元扩廓中计	略临洮李思齐出降	84
第 十 六 回	纳降诛叛西徼扬威	逐枭擒雏南京献俘	90
第 十 七 回	降夏主荡平巴蜀	击元将转战朔方	96
第 十 八 回	下征书高人抗志	泄逆谋奸相伏诛	102
第 十 九 回	定云南沐英留镇	征漠北蓝玉报功	108
第 二 十 回	凤微德杳再丧储君	鸟尽弓藏迭兴党狱	113
第二十一回	削藩封诸王得罪	戕使臣靖难兴师	120
第二十二回	耿炳文败绩滹沱河	燕王棣诈入大宁府	127
第二十三回	折大旗南军失律	脱重围北走还都	133

第二十四回	往复贻书囚使激怒	仓皇挽粟遇伏失粮	139
第二十五回	越长江燕王入京	出鬼门建文逊国	145
第二十六回	拒草诏忠臣遭惨戮	善讽谏长子得承家	152
第二十七回	梅驸马含冤水府	郑中官出使外洋	159
第二十八回	下南交杀敌擒渠	出北塞铭功勒石	165
第二十九回	徙乐安皇子得罪	闹蒲台妖妇揭竿	171
第三十回	穷兵黩武数次亲征	疲命劳师归途晏驾	177
第三十一回	二竖监军黎利煽乱	六师讨逆高煦成擒	183
第三十二回	弃交趾甘隳前功	易中宫倾心内嬖	190
第三十三回	享太平与民同乐	儆权阉为主斥奸	196
第三十四回	王骥讨平麓川蛮	英宗败陷土木堡	202
第三十五回	诛党奸景帝登极	却强敌于谦奏功	208
第三十六回	议和钱别上皇还都	希旨陈词东宫易位	214
第三十七回	拒忠谏诏狱滥刑	定密谋夺门复辟	220
第三十八回	于少保沉冤东市	徐有贞充戍南方	226
第三十九回	发逆谋曹石覆宗	上徽号李彭抗议	232
第四十回	万贞儿怙权倾正后	纪淑妃诞子匿深宫	238
第四十一回	白圭讨平郧阳盗	韩雍攻破藤峡瑶	244
第四十二回	树威权汪直窃兵柄	善谏阿丑悟君心	250
第四十三回	悼贵妃促疾亡身	审聂女秉公遭谴	256
第四十四回	受主知三老承顾命	逢君恶八竖逞谗言	263
第四十五回	刘太监榜斥群贤	张吏部强夺彼美	270
第四十六回	入槛车叛藩中计	缚菜厂逆阉伏辜	276
第四十七回	河北盗横行畿辅	山东贼毕命狼山	282
第四十八回	经略西番镇臣得罪	承恩北阙义儿导淫	288
第四十九回	幸边塞走马看花	入酒肆游龙戏凤	294
第五十回	觅佳丽幸逢歌妇	罪直谏杖毙言官	300
第五十一回	豢群盗宁藩谋叛	谢盛宴抚使被戕	306
第五十二回	守安庆仗剑戮叛奴	下南昌发兵征首逆	313
第五十三回	伍文定纵火擒国贼	王守仁押俘至杭州	319
第五十四回	教场校射技擅穿杨	古沼观渔险遭灭顶	326

第五十五回	返豹房武宗晏驾	祭兽吻江彬遭囚	332
第五十六回	议典礼廷臣聚讼	建斋醮方士盈坛	338
第五十七回	伏朝门触怒世宗	讨田州诱诛岑猛	345
第五十八回	胡世宁创议弃边陲	邵元节祈嗣邀殊宠	352
第五十九回	绕法坛迓来仙鹤	毁行宫力救真龙	359
第六十回	遭宫变妃嫔罹重辟	跪榻前父子乞私情	365
第六十一回	复河套将相蒙冤	扰都门胡虏纵火	372
第六十二回	追狡寇庸帅败还	开马市苾臣极谏	379
第六十三回	罪仇鸾剖棺正法	劾严嵩拼死留名	386
第六十四回	却外寇奸党冒功	媚干娘义儿邀宠	393
第六十五回	胡宗宪用谋赚海盗	赵文华弄巧忤权奸	400
第六十六回	汪寇目中计遭诛	尚美人更衣侍寝	407
第六十七回	海刚峰刚方绝俗	邹应龙应梦劾奸	413
第六十八回	权门势倒祸及儿曹	王府银归途逢暴客	419
第六十九回	破奸谋严世蕃伏法	剿宿寇戚继光冲锋	425
第七十回	误服丹铅病归冥纂	脱身羁縻怅断鼎湖	432
第七十一回	王总督招纳降番	冯中官诉逐首辅	438
第七十二回	莽男子闯入深宫	贤法司力翻成案	444
第七十三回	夺亲情相臣嫉谏	规主阙母教流芳	450
第七十四回	王宫人喜中生子	张宰辅身后籍家	457
第七十五回	侍母膳奉教立储	惑妃言誓神缄约	463
第七十六回	据镇城哮氏倡乱	用说客叛党骈诛	469
第七十七回	救藩封猛攻平壤	破和议再战岛山	475
第七十八回	虎将征蛮破巢诛逆	蠹鱼食字决策建储	482
第七十九回	获妖书沈一贯生风	遣福王叶向高主议	488
第八十回	审张差宫中析疑案	任杨镐塞外覆全军	494
第八十一回	联翠袖相约乞荣封	服红丸即夕倾大命	500
第八十二回	选侍移宫诏宣旧恶	庸医悬案弹及辅臣	507
第八十三回	大吃醋两魏争风	真奇冤数妃毕命	514
第八十四回	王化贞失守广宁堡	朱爰元巧击吕公车	520
第八十五回	新抚赴援孤城却敌	叛徒归命首逆伏诛	526

第八十六回	赵中丞荡平妖寇	杨都谏纠劾权阉	532
第八十七回	魏忠贤喜得点将录	许显纯滥用非法刑	538
第八十八回	兴党狱缙骑被伤	媚奸珰生祠迭建	544
第八十九回	排后族魏阉谋逆	承兄位信邸登基	550
第九十回	惩淫恶阖家骈戮	受招抚渠帅立功	556
第九十一回	徐光启荐用客卿	袁崇焕入援畿辅	562
第九十二回	中敌计冤沉碧血	遇岁饥啸聚绿林	569
第九十三回	战秦晋曹文诏扬威	闹登莱孔有德亡命	575
第九十四回	陈奇瑜得贿纵寇	秦良玉奉诏勤王	581
第九十五回	张献忠伪降熊文灿	杨嗣昌陷歿卢象升	587
第九十六回	失襄阳庸帅自裁	走河南逆闯复炽	593
第九十七回	决大河漂没汴梁城	通内线恭进田妃舄	600
第九十八回	扰秦楚闯王僭号	掠东西猷贼横行	606
第九十九回	周总兵宁武捐躯	明怀宗煤山殉国	613
第一百回	乞外援清军定乱	覆半壁明史收场	621

第五十二回

争棋局吴太子亡身 肃军营周亚夫守法

却说邓通进谒申屠嘉，听他开口便是一个“斩”字，吓得三魂中失去两魂，只好免冠跣足，跪伏地上，叩首乞怜。申屠嘉却厉声道：“朝廷是高皇帝的朝廷，一切朝仪，无论何等人员，均应遵守。汝乃一个小臣，擅敢在殿上戏玩？应作大不敬论，例当斩首！”说至此，便顾视左右府吏，连声喝道：“斩！斩！……”府吏满口答应，不过一时未便动手，但为申屠嘉助威恫吓邓通。通已抖做一团，尽管向嘉磕头，如同捣蒜，心中只望朝使到来，替他解救。那知头额已磕得青肿，甚至血流如注，尚不见有救命恩人，前来解危。真是急煞。那申屠嘉还是拍案连呼，定要将他绑出斩首，左右走将过来，正要用手绑缚，忽外面报有诏使，持节前来。申屠嘉方才起座，出迎诏使。使人见了申屠嘉，当即传旨道：“通不过是朕弄臣，愿丞相贷他死罪。”嘉奉到谕旨，始准将通释放，但尚向通吩咐道：“汝他日若再放肆，就使主上赦汝，老夫却不肯饶汝了。”通只得唯唯受教。诏使辞别申屠嘉，带通入宫。通见了文帝，忍不住两泪直流，呜咽说道：“臣几被丞相杀死了！”文帝见他面目红肿，三分象人、七分象鬼，既好笑、又可怜，便召御医替他敷治，且叫他此后不宜冲撞丞相。通奉命维谨，不敢再有失礼。文帝宠爱如初，并擢通为上大夫。

汉自许负以后，相士不绝，辄与公卿等交游，每谈吉凶，尝有奇验。文帝既宠爱邓通，便召入一个有名相士，为通看相。相士直言不讳，竟说通相貌欠佳，将来难免贫穷，甚且饿死。文帝愀然不乐，竟把相士叱退，且慨然说道：“通欲致富，有何难处？但只凭我一言，管教他富贵终身，何至将来饿死呢！”于是下

一诏命，竟将蜀郡的严道铜山，赏赐与通，且许通自得铸钱。从前高祖开国，因嫌秦钱过重，约有半两，所以改铸荚钱，每文只重一铢半，径五分，形如榆荚，钱质太轻，遂致物价腾贵，米石万钱；文帝乃复改制，特铸四铢钱，并除盗铸法令，准人民自由铸钱。贾谊、贾山皆上书谏阻，文帝不从。当时吴王濞管领东南，觅得故鄣铜山，铸钱畅行，富埒皇家。至是邓通也得铜山铸钱，与吴王东西并峙，东南多吴钱，西北多邓钱，邓通的富豪，不问可知。

惟通既得此重赐，自然感激不尽，无论如何污役，也所甘心。会当文帝病痛，竟至溃烂，日夕不安，通想出一法，代为吮吸，渐渐的除去败脓，得免痛苦。看官试想！这疮痍中脓血，又臭又腐，何人肯不顾污秽，用口吮去？独邓通情愿为此，毫无厌恶，转令文帝别生他感，触起愁肠。一夕，由通吮去痈血，嗽过了口，侍立一旁，文帝向通启问道：“朕抚有天下，据汝看来，究系何人，最为爱朕？”通未知文帝命意，但随口答道：“至亲莫若父子，以情理论，最爱陛下，应无过太子了。”文帝默然不答。到了翌日，太子入宫省疾，正值文帝痈血又流，便顾语太子道：“汝可为我吮去痈血！”太子闻命，不由的皱起眉头，欲想推辞，又觉得父命难违，没奈何屏着鼻息，向疮上吮了一口，慌忙吐去，已是不堪秽恶，几欲呕出宿食，勉强忍住。却是难受。文帝瞧着太子形容，就长叹一声，叫他退去，仍召邓通入吮余血。通照常吮吸，一些儿没有难色，益使文帝心为感动，宠昵愈甚。惟太子回到东宫，尚觉恶心，暗思吮痈一事，是由何人作俑，却使我也去承当？随即密嘱近臣，仔细探听。旋得复报，乃是邓通常入宫吮痈，免不得又愧又恨。嗣是与邓通结成嫌隙，待时报复，事见后文。

且说齐王襄助诛诸吕，收兵回国，未几便即病亡。襄子则嗣立为王，至文帝十五年，又复去世，后无子嗣，遂致绝封。文帝追念前功，不忍撤除齐国，又记起贾谊遗言，曾有国小力弱的主张，见《治安策》中。乃分齐地为六国，尽封悼惠王肥六子为王。长子将闾，仍使王齐，次子志为济北王，三子贤为菑川王，四子雄渠为胶东王，五子卬为胶西王，六子辟光为济南王。六王同日受封，并皆莅镇，待后再表。为后文七国造反伏案。

独吴王濞镇守东南，历年已久，势力渐充，既得铜山铸钱，见上文。复煮海水为盐，垄断厚利，国益富强。文帝在位，已十数年，并未闻吴王入朝，但遣子贤入觐一次，就与皇太子相争，自取祸殃，太子启与吴太子贤，本是再从堂兄弟，向无仇怨，此时因贤入朝，奉了父命，陪他游宴，当然和气相迎，格外欢洽。盘桓了好几天，相习生狎，渐觉得熟不拘礼，任意笑谈。吴太子身旁，又有随来的师傅，相偕出入，一淘儿逐队寻欢，除每日酣饮外，又复博弈消闲。两人

对坐举棋，左立东宫侍臣，右立吴太子师傅，从旁参赞，各有胜负。彼此已赌赛了好几次，不免有些龃龉，太子启偶受讥嘲，已带着三分懊恼；只吴太子尚有童心，未肯见机罢手，还要与皇太子决一雌雄，太子启也不肯示弱，再与他下棋斗胜。方野中间，各圈地点，到了生死关头，皇太子误下一着，被吴太子一子掩住，眼见得牵动全局，都要输去。皇太子不肯认输，定要将一着错棋，翻悔转来，吴太子如何肯依？遂起争论。再加吴太子的师傅，多是楚人，秉性强悍，帮着吴太子力争，你一言、我一语，统说皇太子理屈，一味冲撞。皇太子究系储君，从未经过这般委屈，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竟顺手提起棋盘，向吴太子猛力掷去，吴太子未曾防备，一时不及闪避，被棋盘掷中头颅，立即晕倒，霎时间脑浆迸流，死于非命。何苦寻死！

吴太子师傅等，当然喧闹起来，幸亏东宫侍臣，保护太子出去，奏明文帝。文帝倒也吃惊，但又不好加罪太子，只得训戒一番，更召入吴太子师傅等，好言劝慰；一面厚殓吴太子，令他师傅等送柩回吴。吴王濞悲恨交并，不愿收受，且怒说道：“方今天下一家，死在长安，便葬在长安，何必送来？”当下派吏截住棺木，仍叫他发回长安。文帝闻报，也就把他埋葬了事。从此吴王濞心存怨望，不守臣节，每遇朝使到来，骄傲无礼。朝使返报文帝，文帝也知他为子衔恨，原谅三分。复遣使臣召濞入京，意欲当面排解，释怨修和。偏濞不愿应召，托词有病，却回朝使。文帝又使人至吴探问，见濞并无病容，自然据实返报。文帝倒也惹动怒意，见有吴使入京，即令有司将他拘住，下狱论罪。已而又有吴使西来，贿托前郎中令张武，代为先容，才得面见文帝。文帝开言责问，无非是说吴王何故诈病，不肯入朝？吴使从容答语道：“古人有言，察见渊鱼者不祥。吴王为子冤死，托病不朝，今被陛下察觉，连系使人，近日吴王很是忧惧，唯恐受诛。若陛下再加急迫，是吴王越不敢入朝了。臣愿陛下不咎既往，使彼自新。人孰无良，得陛下如此宽容，难道尚不悦服么？”可谓善于措词。文帝听了，很觉有理，遂将所系吴使，一并放归，且遣人赍了几杖，往赐吴王，传语吴王年老，可使免朝。吴王濞自然拜命，不敢生心。

惟当时吴王不反，也亏有一人从中阻止，所以能使积骄积怨的强藩，暂就羁縻。是人为谁？就是前中郎将袁盎。盎屡次直谏，也为文帝所厌闻，把他外调，出任陇西都尉。未几，即迁为齐相，嗣复由齐徙吴。盎有兄子袁种，私下谏盎道：“吴王享国已久，骄恣日甚，今公往为吴相，若欲依法纠治，必触彼怒，彼不上书劾公，必将挟剑刺公了！为公设法，最好是一切不问。南方地势卑湿，乐得借酒消遣，既可除病，又可免灾。只教劝导吴王，不使造反，便可不至生祸

了。”盎依了种言，到吴后，如法办理，果得吴王优待。不过有时晤谈，总劝吴王安守臣道，吴王倒也听从，所以盎在吴国，吴王总算勉抑雄心，蹉跎度日。后来袁盎入都，吴王始生变志，这是后话。惟张武曾受吴赂，渐为文帝所闻，文帝并不说破，索性加赐武金，叫他自愧，以赏为罚。不可谓非文帝的权术呢！此事亦未足为训。

且说文帝自改元后，又过了好几年，承平如故，政简刑清，就是控御匈奴，也主张修好，无志用兵。当改元后二年时，复遣使致书匈奴，推诚与语，各敦睦谊，书中有“和亲以后，汉过不先”等语。匈奴主老上单于，即稽粥，见前文。亦令当户、且渠两番官，当户、且渠皆匈奴官名。献马两匹，复书称谢。文帝乃诏告全国道：

朕既不明，不能远德，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内，勤劳不处，二者之咎，皆由于朕之德薄，不能达远也。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边臣吏民，又不能谕其内志，以重吾不德，夫久结难连兵，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今朕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惻怛不安，未尝一日忘于心，故遣使者冠盖相望，结轶于道，以谕朕志于单于。今单于反古之道，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新与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亲以定，始于今年。

过了两年，老上单于病死，子军臣单于继立，遣人至汉廷报告。文帝又遣宗室女往嫁，重申和亲旧约。军臣单于得了汉女为妻，却也心满意足，无他妄想。偏汉奸中行说，屡劝军臣单于伺隙入寇。军臣单于起初是不愿背约，未从说言，旋经说再三怂恿，把中国的子女玉帛，满口形容，使他垂涎，于是军臣单于竟为所动，居然兴兵犯塞，与汉绝交。文帝后六年冬月，匈奴兵两路侵边，一入上郡，一入云中，统共有六万余骑，分道扬镳，沿途掳掠。防边将吏，已有好几年不动兵戈，蓦闻虏骑南来，正是出人不意，慌忙举起烽火，报告远近。一处举烽，各处并举，火光烟焰，直达到甘泉宫。文帝闻警，急调出三路人马，派将统率，往镇三边。一路是出屯飞狐，统将是中大夫令勉；一路是出屯句注，统将是前楚相苏意；一路是出屯北地，统将系前郎中令张武，这三路兵同日出发，星夜前往。文帝尚恐有疏虞，惊动都邑，乃复令河内太守周亚夫驻兵细柳，宗正刘礼，驻兵霸上，祝兹侯徐厉驻兵棘门。内外戒严，缓急有备，文帝才稍稍放心。

过了数日，御驾复亲出劳军，先至霸上，次至棘门，统是直入营中，不先通

报。刘、徐两将军，深居帐内，直至警蹕入营，才率部将往迎文帝，面色都带着慌张，似乎事前失候，跼蹐不安。文帝虽瞧料三分，但也不以为怪，随口抚慰数语，便即退出。两营将士，统送出营门，拜辞御驾，不劳细述。及移蹕至细柳营，遥见营门外面，甲士森列，或持刀，或执戟，或张弓挟矢，仿佛似临敌一般。文帝见所未见，暗暗称奇，当令先驱传报，说是车驾到来，营兵端立不动，喝声且住，并正色相拒道：“我等只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语可屈铁，掷地作金石声。先驱还报文帝，文帝麾动车驾，自至营门，又被营兵阻住，不令进去。文帝乃取出符节，交与随员，使他入营通报。亚夫才接见来使，传令开门。营兵将门开着，放入车驾，一面嘱咐御车，传说军令道：“将军有约，军中不得驰驱！”文帝听说，也只好按辔徐行。到了营门里面，始见亚夫从容出迎，披甲佩剑，对着文帝行礼，作了一个长揖，口中说道：“甲冑之士不拜，臣照军礼施行。请陛下勿责！”文帝不禁动容，就将身子略俯，凭式致敬，并使人宣谕道：“皇帝敬劳将军。”亚夫带着军士，肃立两旁，鞠躬称谢。文帝又亲嘱数语，然后出营。亚夫也未曾相送，一俟文帝退出，仍然闭住营门，严整如故。文帝回顾道：“这才算是真将军了！彼霸上、棘门的将士，好同儿戏，若被敌人袭击，恐主将也不免成擒，怎能如亚夫谨严，无隙可乘呢？”说罢回宫，还是称善不置。

嗣接边防军奏报，虏众已经出塞，可无他虑，文帝方将各路人马，依次撤回，遂擢周亚夫为中尉。亚夫即绛侯周勃次子。勃二次就国，不久病逝。长子胜之袭爵，弟亚夫为河内守。闻老嫗许负，尚是活着，素称善相，许负相人，屡见前文中。因特邀至署中，令他相视。许负默视多时，方语亚夫道：“据君贵相，何止郡守，再过三年，便当封侯。八年以后，出将入相，手秉国钧，人臣中独一无二了。可惜结局欠佳！”亚夫道：“莫非要犯罪遭刑么？”许负道：“这却不至如此。”亚夫再欲穷诘，许负道：“九年后自有分晓，毋待老妇晓晓。”亚夫道：“这也何妨直告。”许负道：“依相直谈，恐君将饿死。”亚夫冷笑道：“汝说我将封侯，已出意外，试想我兄承袭父爵，方受侯封，就使兄年不永，自有兄子继任，也轮不到我身上，如何说应封侯呢？若果如汝言，既得封侯，又兼将相，为何尚致饿死？此理令人难解，还请指示明白。”许负道：“这却非老妇所能预晓，老妇不过依相论相，方敢直言。”说至此，即用手指亚夫口旁道：“这两处有直纹入口，法应饿死。”许负所言相法，不知从何处学来？亚夫又惊又疑，几至呆若木鸡，许负揖别自去。说也奇怪，到了三年以后，亚夫兄胜之，坐杀人罪，竟致夺封。文帝因周勃有功，另选勃子继袭，左右皆推许亚夫，得封条侯。至细柳成名，进任中尉，就职郎中，差不多要入预政权了。

约莫过了年余，文帝忽然得病，医药罔效，竟至弥留。太子启入侍榻前，文帝顾语后事，且谆嘱太子道：“周亚夫缓急可恃，将来如有变乱，尽可使他掌兵，不必多疑。”却是知人。太子启涕泣受教。时为季夏六月，文帝寿数已终，瞑目归天，享年四十六岁。总计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毫无增益，始终爱民如子，视有不便，当即取消。尝欲作一露台，估工费须百金，便慨然道：“百金乃中人十家产业，我奉先帝宫室，尚恐不能享受，奈何还好筑台呢？”遂将露台罢议。平时衣服，无非弋绋。弋黑色，绋厚缁。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所筑霸陵，统用瓦器，凡金银铜锡等物，概屏勿用，每遇水旱偏灾，发粟蠲租，唯恐不逮，因此海内安宁，家给人足，百姓安居乐业，不致犯法。每岁断狱，最多不过数百件，有刑措风。史称文帝为守成令主，不亚周时成康。惟遗诏令天下短丧，未免令人遗议，说他不循古礼，此外却没有甚么指摘了。小子有诗赞道：

博得清时令主名，廿年歌颂遍苍生。

从知王道为仁恕，但解安民便太平。

文帝既崩，太子启当然嗣位。欲知嗣位后事，容至下回说明。

文帝即位改元，便立皇子启为太子，彼时太子尚幼，无甚表见，至文帝二次改元，太子年已逾冠矣。吴太子入朝，与饮可也，与博则不可。况为区区争道之举，即举博局掷杀之，虽未始非吴太子之自取，然其阴鸷少恩，已可概见。即如邓通吮痈一事，引为深恨，通固不近人情，太子亦未免量狭。较诸乃父之宽仁，相去远矣。周亚夫驻军细柳，立法森严，天子且不能遽入，遑问他人。将才如此，原可大用，然非文帝有知人之明，几何不至锻炼成狱，诬以大逆乎？司马穰苴受知于齐景，孙武子受知于吴阖庐，周亚夫受知于汉文帝，有良将必赖明君，此良臣之所以择主而事也。

第五十三回

呕心血气死申屠嘉 主首谋变起吴王濞

却说太子启受了遗命，即日嗣位，是谓景帝。尊太后薄氏为太皇太后，皇后窦氏为皇太后，一面令群臣会议，恭拟先帝庙号。当由群臣复奏，上庙号为孝文皇帝。丞相申屠嘉等，又言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大于孝文皇帝，应尊高皇帝为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庙祀千秋，世世不绝；就是四方郡国，亦宜各立太宗庙，有诏依议。当下奉文帝遗命，令臣民短丧，且匆匆奉葬霸陵。至是年孟冬改元，就称为景帝元年。

廷尉张释之，因景帝为太子时，与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曾有劾奏情事，见前文。至是恐景帝记恨，很是不安，时向老隐士王生问计。王生善谈黄老，名盛一时，盈廷公卿，多折节与交。释之亦尝在列。王生竟令释之结袜，释之不以为嫌，屈身长跪，替他结好，因此王生看重释之，恒与往来。及释之问计，王生谓不如面谢景帝，尚可无虞。释之依言入谢，景帝却说他守公奉法，应该如此。但口虽如此对付，心中总不能无嫌。才过半年，便将释之迁调出去，使为淮南相，另用张敖为廷尉。敖尝为东宫侍臣，治刑名学，但素性朴诚，不尚苛刻，属吏却也悦服，未敢相欺。景帝又减轻笞法，改五百为三百，三百为二百，总算是新政施仁，曲全罪犯。再加廷尉张敖，持平听讼，狱无冤滞，所以海内闻风，讴歌不息。

转眼间已是二年，太皇太后薄氏告终，出葬南陵。薄太后有侄孙女，曾选入东宫，为景帝妃，景帝不甚宠爱，只因戚谊相联，不得已立她为后。为下文被废张本。更立皇子德为河间王，闾为临江王，余为淮阳王，非为汝南王，彭祖为广州

王，发为长沙王。长沙旧为吴氏封地，文帝末年，长沙王吴羌病歿，无子可传，撤除国籍，因把长沙地改封少子，这也不必细表。前后交代，界划清楚。

且说太子家人晁错，在文帝十五年间，对策称旨，已擢任中大夫。及景帝即位，错为旧属，自然得蒙主宠，超拜内史。屡参谋议，每有献纳，景帝无不听从。朝廷一切法令，无不变更，九卿中多半侧目。就是丞相申屠嘉，也不免嫉视，恨不得将错斥去。错不顾众怨，任意更张，擅将内史署舍，开辟角门，穿过太上皇庙的短墙。太上皇庙，就是高祖父太公庙，内史署正在庙旁，向由东门出入，欲至大道，必须绕过庙外短墙，颇觉不便。错未曾奏闻，便即擅辟，竟将短垣穿过，筑成直道。申屠嘉得了此隙，即令府吏缮起奏章，弹劾错罪，说他蔑视太上皇，应以大不敬论，请即按律加诛。这道奏章尚未呈入，偏已有人闻知，向错通报，错大为失色，慌忙乘夜入宫，叩阁进见。景帝本准他随时白事，且闻他夤夜进来，还道有甚么变故，立即传入。及错奏明开门事件，景帝便向错笑说道：“这有何妨，尽管照办便了。”错得了此言，好似皇恩大赦一般，当即叩首告退。是夕好放心安睡了。

那申屠嘉如何得悉？一俟天明，便怀着奏章，入朝面递，好教景帝当时发落，省得悬搁起来。既入朝堂，略待须臾，便见景帝出来视朝。当下带同百官，行过常礼，就取出奏章，双手捧上。景帝启阅已毕，却淡淡的顾语道：“晁错因署门不便，另辟新门，只穿过太上皇庙的外墙，与庙无损，不足为罪，且系朕使他为此，丞相不要多心。”嘉碰了这个钉子，只好顿首谢过，起身退归。回至相府，懊恼得不可名状，府吏等从旁惊问，嘉顿足说道：“我悔不先斩错，乃为所卖，可恨可恨！”说着，喉中作痒，吐出了一口粘痰；色如桃花。府吏等相率大惊，忙令侍从扶嘉入卧，一面延医调理。俗语说得好，心病还须心药治，嘉病是因错而起，错不除去，嘉如何能痊？眼见是日日呕血。服药无灵，终致毕命。急性子终难长寿。景帝闻丧，总算遣人赐赙，予谥曰“节”，便升御史大夫陶青为丞相，且擢晁错为御史大夫。错暗地生欢，不消细说。

惟大中大夫邓通，时已免官，他还疑是申屠嘉反对，把他劾去。及嘉已病死，又想运动起复，那知免官的原因，是为了吮痂遗嫌，结怨景帝，景帝把他黜免，他却还想做官，岂不是求福得祸么？一道诏下，竟把他拘系狱中，飭吏审讯。通尚未识何因，至当堂对簿，方知有人告讐，说他盗出徼外铸钱。这种罪名，全是捕风捉影，怎得不极口呼冤。偏问官隐承上意，将假成真，一番诱迫，硬要邓通自诬，通偷生怕死，只好依言直认。及问官复奏上去，又得了一道严诏，收回严道铜山，且将家产抄没，还要令他交清官债。通已做了面团团的富

翁，何至官款未还？这显是罗织成文，砌成此罪。通虽得出狱，已是家破人空，无从居食。还是馆陶长公主，记着文帝遗言，不使饿死，特遣人赍给钱物，作为赙济。怎晓得一班虎吏，专知逢迎天子，竟把通所得赏赐，悉数夺去；甚至浑身搜检，连一簪都不能收藏。可怜邓通得而复失，仍变做两手空空。长公主得知此事，又私下给予衣食，叫他托词借贷，免为吏取。通遵着密嘱，用言搪塞，还算活了一两年。后来长公主无暇顾及，通不名一钱，寄食人家，有早餐、无晚餐，终落得奄奄饿死，应了相士的前言。大数难逃，吮痈何益。

惟晁错接连升任，气焰愈张，尝与景帝计议，请减削诸侯王土地，第一着应从吴国开手。所上议案，大略说是：

前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齐七十余城，楚四十余城，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半有天下。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隙，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不忍，因赐几杖，德至厚也，当改过自新，反益骄恣，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潜谋作乱。今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则反迟，祸大。末二语未尝无识。

景帝平日，也是怀着此念，欲削王侯。既得错议，便令公卿等复议朝堂，大众莫敢驳斥。独詹事窦婴，力言不可，乃将错议暂行搁起。窦婴字王孙，系窦太后从侄，官虽不过詹事，未列九卿，但为太后亲属，却是有此权力，所以不畏晁错，放胆力争。错当然恨婴，惟因婴有内援，却也未便强辩，只得暂从含忍，留作后图。

景帝三年冬十月，梁王武由镇入朝。武系窦太后少子，由淮阳徙梁，事见前文。统辖四十余城，地皆膏腴，收入甚富，历年得朝廷赏赐，不可胜计，府库金钱，积至亿万，珠玉宝器，比京师为多。景帝即位，武已入觐二次，此番复来朝见，当由景帝派使持节，用了乘车驷马，出郊迎接。待至阙下，由武下车拜谒，景帝即起座降殿，亲为扶起，携手入宫。窦太后素爱少子，景帝又只有这个母弟，自然曲体亲心，格外优待。既已谒过太后，当即开宴接风，太后上座，景帝与武左右分坐，一母两儿，聚首同堂，端的是天伦乐事，喜气融融。景帝酒后忘情，对着幼弟欢欣与语道：“千秋万岁后，当将帝位传王。”武得了此言，且喜且惊。明知是一句醉话，不便作真，但既有此一言，将来总好援为话柄，所以表面上虽然谦谢，心意中却甚欢愉。窦太后越加快慰，正要申说数语，使景帝订定密约，不料有一人趋至席前，引卮进言道：“天下乃高皇帝的天下，父子相传，立

有定例，皇上怎得传位梁王？”说着，即将酒卮捧呈景帝，朗声说道：“陛下今日失言，请饮此酒。”景帝瞧着，乃是詹事窦婴，也自觉出言冒昧，应该受罚，便将酒卮接受，一饮而尽。独梁王武横目睨婴，面有愠色；更着急的乃是窦太后，好好的一场美事，偏被那侄儿打断，真是满怀郁愤，无处可伸。随即罢席不欢，怅然入内。景帝也率弟出宫，婴亦退去。翌日，即由婴上书辞职，告病回家。窦太后余怒未平，且将婴门籍除去，此后不准入见。门籍谓出入殿门户籍。梁王武住了数日，也辞行回国去了。

御史大夫晁错，前次为了窦婴反对，停消议案，此次见婴免职，暗地生欢，因复提出原议，劝景帝速削诸王，毋再稽迟。议尚未决，适逢楚王戊入朝，错遂吹毛索瘢，说他生性渔色，当薄太后丧葬时，未尝守制，仍然纵淫，依律当加死罪，请景帝明正典刑。太觉辣手。

这楚王戊系景帝从弟，乃祖就是元王刘交，即高祖同父少弟，歿谥曰元，前文中亦曾叙过。刘交王楚二十余年，尝用名士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敬礼不衰。穆生素不嗜酒，交与饮时，特为置醴，借示敬意。及交歿后，长子辟非先亡，由次子郢客嗣封。郢客继承先志，仍然优待三人。未几郢客又歿，子戊袭爵。起初尚勉绳祖武，后来渐耽酒色，无意礼贤，就使有时召宴穆生，也把醴酒失记，不为特设。穆生退席长叹道：“醴酒不设，王意已怠，我再若不去，恐不免受钳楚市了。”遂称疾不出。申公、白生，与穆生同事多年，闻他有疾，忙往探省。既入穆生家内，穆生虽然睡着，面上却没有甚么病容，当下瞧透隐情，便同声劝解道：“君何不念先王旧德，乃为了嗣王忘醴，小小失敬，就卧病不起呢？”穆生喟然道：“古人有言，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先王待我三人，始终有礼，无非为重道起见，今嗣王礼貌寢衰，是明明忘道了。王既忘道，怎可与他久居？我岂但为区区醴酒么？”申公、白生也叹息而出，穆生竟谢病自去。不愧知机。戊不以为意，专从女色上着想，采选丽姝，终日淫乐，所以薄太后丧讣到来，并没有甚么哀戚，仍在后宫，倚翠偎红，自图快活。太傅韦孟，作诗讽谏，毫未见从，孟亦辞归。戊以为距都甚远，朝廷未必察觉，乐得天酒地，娱我少年。那知被晁错查悉，竟乘戊入朝时，索取性命。还亏景帝不忍从严，但削夺东海郡，仍令回国。

错既得削楚，复议削赵，也将赵王遂摘取过失，把他常山郡削去。赵王遂即幽王友子，见前文。又闻胶西王卬，系齐王肥第五子，见前文。私下卖爵，亦提出弹劾，削去六县。三国已皆怨错，惟一时未敢遽动，错遂以为安然无忌，就好趁势削吴。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忽来了一个苍头白发的老人，踵门直入，见了错面，即皱眉与语道：“汝莫非寻死不成？”错闻声一瞧，乃是自己的父亲，慌忙扶